



“人间难得闲情时,荷花弄草最相宜。”父亲爱花,更热衷于养花。自打我记事起,老家的院子里就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盆花,满眼葱葱郁郁,一到开花时节,院内姹紫嫣红一片,成为我家清贫岁月时期一道难得的风景。

父亲常对我讲,养花就是养心,因为每一株花都是有灵性的,与它们相见,心情自然会闲适,花儿不仅装点着我们的生活,也滋润着我们的身心。我对此持保留意见,尤其当我看到父亲精心侍弄花儿的烦琐过程后,更加断定花儿都是娇弱难伺候的。父亲曾表达过想要教我养花的意愿,被我果断拒绝了。几次劝说无果,父亲只能作罢。

“父亲指着那些花笑道:‘这叫风雨花,生命力顽强至极,开花之前一般要遭受狂风暴雨的侵袭,风雨越大,绽放得越绚烂。’”

风雨后的鲜妍

林新发

出了屋子,我跟在父亲身后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不知不觉来到老屋门口,父亲带我踏进了老屋的院子里。一片灰色中,一抹粉色扑入我的眼帘。凑近一看,原来是几盆风雨过后开得正艳的花,那些花如同刚刚出浴的美人,挽着发髻,伸展着婀娜的身姿,在满院子萎靡不振的花草里竟是那般耀眼。

父亲指着那些花笑道:“这叫风雨花,生命力顽强至极,开花之前一般要遭受狂风暴雨的侵袭,风雨越大,绽放得越绚烂。”没想到在花中竟也有这么桀骜的品种,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开放,风雨花改变了我对花的偏见。

半晌,父亲再次开口:“儿子,你

看原本绽放的花朵,绝大部分不堪连日风雨的击打,然而,你再看这风雨花,它顽强地同风雨抗争,所以风雨过后,它却能开出更香更美的花朵。”

父亲见我若有所思,继续说道:“风雨花都能不畏风雨,尽情绽放,你要向它学习。你处在正当花开的灿烂年纪,不要把一时的失败当成生活的全部。”我怔怔地站在原地,看着那抹耀眼的红,心上的茧壳片片剥落如花……

时隔多年,那抹风雨后的鲜妍仍时常缠绕在我的梦里。不管以后人生中遭遇何种风雨,我始终坚信,只要勇敢地抗击风雨,过后定能开出丛丛簇簇的美丽。



“春天是时光的简历表,桃红柳绿的表情归属春天,柳絮飘飞、薄烟缥缈,将情趣献给春天,物象交替的规则呈给了春别样风情,给慵懒一冬的你我他送来了神采飞扬。”

走春天犹如走人生

董国宾

春天轻快地来了,溜了把脸,披一身薄衣,穿一双风做的跑鞋,细言细语声如雨丝,如嫩草,一转眼就在大地上溜达开了。它羞涩地、悄悄地、若隐若现地从天边来,从山中来,顺路走到原野,走向堤坝,走入水湾,走上村边小路,去传递春天的魔力和物象。

春天俏皮地踢上右脚,大地上的草儿花儿就从冬日中苏醒过来,光秃秃的地面冒出了细尖儿、嫩芽儿,绿色的丝丝密织成一片片大绿毯,各色花儿也不知从哪里跑过来,挂在交叉的枝条上,显摆在绿叶间。

人们迈开脚步走进春天,走进了真实的世界,它比绽放的烟花更迷人。人们走出家门,提个小竹篮或是小条篓,漫山遍野去采摘野菜。野菜是春天的赐予,长在山岗上、野地里,花样繁多,有野蕨菜、野芹菜、野蛤蟆菜、马齿菜、野芹菜、苦菜、小根葱……数起来都让人觉得过于繁多。可野菜收藏了丰足的春天的味道,做成菜肴摆上餐桌,样样算得上人间美味。若将其晾干妥善收藏,待春天走远了还能再拿出来烹食享用,似乎春天又跳回跟前,又似乎这春天是品味无尽的。

春天是时光的简历表,桃红柳绿的表情归属春天,柳絮飘飞、薄烟缈缈,将情趣献给春天,物象交替的规则呈给了春别样风情,给慵懒一冬的你我他送来了神采飞扬。

去春天随处迈迈脚,伸伸臂,发现街头巷尾,村角塘坝处处流动春声春情。春风蹑手蹑脚去亲吻柳条,微微吹皱碧波水面,转眼又跑去花海,偷偷向八方传送花香。又跟孩子似的,爬上高枝,俏皮地掀起青鸟的羽毛。阳光躲藏的天气,不闻鸟声啾啾,春雨见缝插针编织童话来了。雨丝细细密密地从高天降落,滴晶莹珠恰好乘势入怀。春雨闹着、笑着,花儿也跟着笑着、乐着……

春天时钟的刻盘上,时针一圈圈转着。时针的脚步走向河堤,岸柳青了。走向山谷,山谷发出青春的回声;走向城市,城市的街街角角采来绿衣;走向农庄,农人沐浴春色笑迎春风。当风筝高飞的时候,庄户人家迎春耕。春天的简历表也就挥笔写到了时光深处,这是土地对春天的忠诚。

春天像飞速翻动的书页,一天天朝未来滚动着。不经意的某一天,槐花开了,榆钱长成一串串一树树绿蝴蝶,泽塘边菖蒲矗立成一道道幕墙,小蝌蚪快乐地在温暖的水里游动,晴空一碧的春天里,春阳便暖了千门万户白叟黄童的心房。

走春天犹如走人生。春天的大园子里,若投入无限的真诚和用心去抓住一把一闪即过的春色和春意,在人生的山头上自然会孕育出人生的希望和花朵。



“他聪明,学什么一看就会。他从我姨叔叔那里学了几天篾匠,就这样,在家里做起淘箩,劈竹子的‘哗啦’声,抽篾丝的‘吱吱’声,在小屋里回荡。”

小叔

郭希华

“离别家乡岁月多,近来人事半消磨。惟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贺知章的一首诗让我想起我的小叔。你魂断异乡,可曾回来过。家乡该改变的都变了,不变的依旧。等你归来,我的小叔。时光只有在在一首诗里才可以倒流。

小叔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。那时候,他才三十多岁,还没成家,没有留下后代。每到清明节,我们堂兄妹几个总要到他的坟头祭扫。

小叔比我大12岁,都是属蛇的。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,他虽然有十八九岁,但在我眼里大不了几岁。我们一起爬树,一起游泳,一起做各种“坏事”。那时候,我感觉他像兄弟,一点儿不像我的长辈。由于爷爷离开得早,小叔几乎没有人管。于是成年后的小叔依然“放荡不羁”。闹祸了,多半被奶奶责备,有时候拎着一根棍子,屋前屋后追着打。这追打的原因,大多数是因为小叔欺负了我。其实,奶奶是小脚,撵不上,也没有几回真正让他挨了板子的。

有两回小叔吃了苦头。一次,我被生产队里三兄弟欺负了,一气之下,我把他们家长到膝盖处的玉米苗拔了十几棵,三兄弟家不依不饶,我妈咬牙往死里打我。小叔见了,一把抱住我,竹子硬生生抽在小叔的身上。

另一次,小叔用纱锭内的芦管当笛子吹,在堂兄妹几个面前展示他的才艺。小妹趁大人不注意,找来一根芦管,学着小叔的样子,一边跑一边吹。一个跟头,芦管扎到小妹的喉咙,这一下,奶奶把小叔按在草垛上着着实实打了一回。

小叔的手工活不在话下,正月半,小叔总要帮我扎一个漂漂亮亮的兔子灯,其他堂兄妹只能羡慕了。

就这样,我们一起长大了。

我二十出头,小叔三十开外了,他选择了一项手艺——篾匠。他聪明,学什么一看就会。他从我姨叔叔那里学了几天篾匠,就这样,在家里做起淘箩,劈竹子的“哗啦”声,抽篾丝的“吱吱”声,在小屋里回荡。改革开放的年代,小叔在家里待不住了,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贩卖鸡蛋,几个月回来,总要给我们兄妹几个买几件衣服。我想跟他一起闯荡,他说,教师工资虽然不高,但毕竟是教书,郭家有你这样的教书匠,老祖宗都感到有颜面。后来他把大哥带到上海。大哥回来,说,“在上海贩卖鸡蛋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,小叔偏心,最疼你。”

小叔谈恋爱了,虽然小叔长得模样端正,但由于家庭贫寒,总是以失败告终。

有一天,我家靠窗户的桌上多了一张纸条,我爸念完了递给我看,纸条上写着:他出去了,永远不回来了。小叔感情受挫,那时没有恋爱经验的我没有关心过他的私事,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愧疚。

1989年6月19日,那年我22岁,小叔34岁,他在崇明养牛场的一条河里游泳,由于上游开闸,激流吞没了小叔。就这样他的生命定格在苦涩的青春,养牛场那块的派出所只要来去几位亲属。伯父、父亲,还有三个姑妈去了崇明。

几天后的傍晚,伯父捧着小叔的骨灰回来了。小叔永远成了我的回忆。

林清玄说,人生里有离别是好事,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聚。然而,永别却成了最伤痛的思念。人生就像一次赛跑,不在乎你是否第一个到达尽头,而在乎你有没有跑完全程。小叔,你还有好多路没有走呀!如今,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,要是你还在的话,已经七十开外了。

小叔,你是我永远的回忆。

呼唤春天

李陶 摄

“翠微诗社和毓秀诗社虽然早已成为历史,所幸诗社社员们留下了不少精品力作。”

金沙成立最早的诗词组织——诗社

庄 兔

“翠微诗社和毓秀诗社虽然早已成为历史,所幸诗社社员们留下了不少精品力作。”

通。张克岐欣然同意,随后独力捐资,鸠工削崖凿石建桥一座,称“彩虹桥”。行此善举,他却赞扬刘名芳乃倡行善举的有心人,而以七言古风《日记彩虹桥落成》述其事:蜿蜒五山游雨半,巨灵斧劈忽中断。行人脚蹑空咨嗟,蜡屐何由登彼岸。春风招我曳杖来,到此顿生望洋叹。先我有心有刘郎,嘱我为梁架泽畔。削崖凿石乃鸠工,大樽高榼通鹤鹑。乡人高揭曰彩虹,从此溪山画里看。

刘名芳与张克岐的密切交往,促使金沙地区的诗人日益活跃,并吸引了海门、如皋乃至安徽、浙江等地的骚人墨客流寓至此切磋交流。刘名芳、张克岐等也由此萌生建立诗社的动机,并于一年秋天雅集诗友于南山寺翠微楼,把诗社组建起来。因有时社员们还去毓秀山大圣庙活动,不久又建立起毓秀诗社。

《金沙场志》“艺文篇”中有一首署名“前人”(据考即刘名芳)的七律《秋结社翠微楼志感》:翠微耸起欲干云,似与琅峰接不分。到处乾坤饶胜迹,教人风雨构奇文。三江北去秋偏早,四海东来日近曛。大半勾留俱似此,老翁何事泪沾巾。

“艺文篇”选载诗词歌行65首,就有39首系诗社社员的作品。其中涉及南山寺翠微楼的10首,涉及毓秀山的5首。涉及两处的诗作,多半与诗社的活动有关。另有20多首则属于寻幽探胜、怀古凭吊、感事抒情、相互酬唱等的诗词。

始建翠微诗社的时间是秋天,接着建立毓秀诗社,究竟在何年?从新安流寓金沙的程老松《翠微楼赠别》一诗中可以推算。这首赠别



“小小金沙赛扬州。”此说早有流传。这是因为在历史上,金沙的经济比较繁荣,主要是商业、手工业比较发达;风景比较秀丽,“古沙八景”令人留连忘返;而且是人文荟萃的地方。清乾隆、嘉庆年间,金沙就成立了诗词组织。地址设在南山寺翠微楼,被称为“翠微诗社”;设在金西毓秀山大圣庙的,被称“毓秀诗社”。说是诗词组织,实际上是诗人雅集的固定场所,两处诗社,同一班社友。

据清嘉庆五年(1800年)邱标纂修的《两淮通州金沙场志》“人物篇”所载,阇中刘名芳,与金沙张克岐、程文光友善,在南山翠微楼联诗社数年。又载,浙江人张廷圭,与个道人丁有煜、程老松、刘名芳互相酬唱。如皋人江干流寓金沙,访菴湖(张克岐)、虚堂(张克谦)订为社友,互相赠答。此外,参与诗社的还有邱标、瞿济、曹竹人、李双客、曹鹤庆、邱士等。

开始,阇中名士刘名芳寓居军山时,听说金沙的张克岐等一些诗人颇有造诣,特乘舟来造访。舟行至金沙西横桥拐弯上岸,询问当地居民得知张克岐的住处,随即登门拜访。二人诗心相通,志趣相投,一见如故。刘名芳受到热情接待,事后赋七律一首,题为《舟泊金沙》:一帆撑破五山霞,直到横桥路转叉;若个创成鱼米市,凭谁披出海江沙。钟疏寺远堆云渚,水碧舟停种竹家;料得有人能识我,不令游子恨天涯。

自此二人你来我往,结成莫逆之交。一次二人游五山,游近黄泥山,山路中断。刘名芳建议张克岐在黄泥山东麓建桥,将五山路径贯

归田受邀客居

陈剑俊

坊间半壶酒,足以慰风尘,耳顺少年友,把盏说乡音。

回望来时路,杳然如烟轻,潮起潮落后,平淡方是真。

唏嘘恍惚间,华发染双鬓,最忆儿时趣,不觉已酩酊。

临水卧草庐,醉闻秋雨声,依稀树影绰,梦里数度春。

晨起凭栏坐,听风任鸟鸣,午后延龙井,独约待晚晴。

围炉闲话时,推窗满天星,月色撩云夜,促膝到三更。

信马由缰处,能懂有几人,无悔此生事,无愧游子心。

友问何以叙,复询何所因?我曰本不争,再言心自净。

又谈未来计,还论可甘平?起伏都曾经,过往皆浮云。

本属布衣身,返璞当归隐,耕读品香茗,依旧一书生。